

加罪心理

追隐者 档案

【第五季】

FANZUI XINLI
DANG AN

刚雪印



/著/

范罪心理

档案

FANZUI XINLI
DANG'AN

【第五季】

追隐者

刚雪印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犯罪心理档案·第五季，追隐者 / 刚雪印著. — 贵阳：贵州人民出版社，2019.6
ISBN 978-7-221-15258-9

I . ①犯… II . ①刚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82895 号

©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，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：悬疑·推理

FANZUI XINLI DANG'AN. DI WU JI, ZHUI YINZHE
犯罪心理档案·第五季，追隐者

著 者：刚雪印
责任编辑：胡 洋 潘 乐
监 制：蔡明菲 邢越超
策划编辑：董晓磊 毛昆仑
特约编辑：尚佳杰
营销支持：傅婷婷 文刀刀 周 茜
版式设计：李 洁
封面设计：八牛设计
内文排版：百朗文化
出版发行：贵州人民出版社
(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 1 号)
网 址：www.gzrmbbs.com
印 刷：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
经 销：新华书店
开 本：875mm×1270mm 1/16
字 数：240 千字
印 张：17
版 次：2019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：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：ISBN 978-7-221-15258-9
定 价：43.0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：010-59096394
团购电话：010-59320018

人物简介

· · · · ·

韩印

性别：男
年龄：33岁

职业：某警官学院教授，犯罪心理学教研室副主任。

外貌性格：斯文俊朗，亲和沉稳，惯常一抹浅笑挂于嘴角。

擅长：犯罪侧写

经历：在多起恶性系列案件中表现卓越，被任教学院破格授予教授资格，并被任命为该校犯罪心理学教研室副主任。但韩印清醒地认识到，成绩只代表过去，未来他仍将穷尽所学，出现在与恶魔搏斗的战线上。他通过微表情解读，识破谎言；通过行为证据分析，洞悉心理动机；通过犯罪侧写，让罪犯无处遁形。

顾菲菲

性别：女
年龄：35岁

职业：刑侦侦查总局特邀刑侦专家。

外貌性格：知性冷艳，厌弃世俗，言语直白，有冰美人之称。

擅长：法医鉴证，物证鉴证

经历：法医学、心理学双博士，曾在国外知名法医实验室深造多年，尤为精通尸体解剖技术、DNA检测技术、指纹提取技术、骨骼检测技术、颅相重合技术等等，是国内少有的在法医领域以及物证鉴定领域，皆具有深厚造诣的全能型专家。

叶曦

性别：女
年龄：37岁

职业：刑侦总局重案支援部支援小组组长

外貌性格：漂亮妩媚，成熟大气，女人韵味十足，端庄又不失性感。

擅长：刑事侦查

经历：曾担任副省级城市刑警支队支队长，兼具刑侦与领导能力，与韩印合作多年，彼此仰慕，略有情愫。

杜英雄

性别：男

年龄：27岁

职业：刑事侦查总局外勤侦查员。

外貌性格：高大硬朗，性格憨直，品格坚韧，清爽帅气之大男孩。

擅长：近身搏斗，枪械，野外生存。

经历：曾接受过特警部门的地狱式特训，有重大贩毒集团卧底经历，功夫硬朗，枪法神准，意志品质过硬，唯独缺乏谋杀案办案经验，作为刑侦总局重点培养的刑侦人才，被委派于顾菲菲领导的重案支援小组中。

艾小美

性别：女

年龄：25岁

职业：刑事侦查总局外勤侦查员。

外貌性格：青春靓丽，古灵精怪，生性直率，清新脱俗之小美女。

擅长：情报搜集，网络技术。

经历：标准菜鸟刑警，警校毕业直升刑侦总局，情报学、网络执法专业双学士，专业成绩突出，作为刑侦总局储备的技术型人才，被委派于顾菲菲领导的重案支援小组中，由于容貌身材出众，追求者众多。

吴国庆

性别：男

年龄：72岁

职业：刑事侦查总局特聘首席顾问。

外貌性格：虽已暮年，壮心不改，甘愿将整个人生，奉献给祖国刑侦事业。

擅长：刑事侦查

经历：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刑侦专家，刑侦总局首批八大特邀刑侦专家之一，中国十大神探首席，几乎参与过刑侦总局挂号的所有大案，有当代福尔摩斯之称。退而不休，每有震惊四野之大案，其身影必会出现。日前，受命组建重案快速反应部门——重案支援部。

目 录
Contents

第一卷 死亡蛰伏 001

楔子 /001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地上地下 /003 |
| 第二章 | 初步分析 /010 |
| 第三章 | 尸源查找 /014 |
| 第四章 | 悬案疑云 /025 |
| 第五章 | 多线出击 /032 |
| 第六章 | 真相迟到 /039 |
| 第七章 | 破土而出 /046 |
| 第八章 | 梦中侧写 /054 |
| 第九章 | 黑色轨迹 /059 |
| 第十章 | 最佳嫌疑 /069 |
| 第十一章 | 心碎之痕 /078 |
| | 尾声 /084 |

第二卷 理智面具/087

楔子 /087

第一章 踏上征途 /089

第二章 受害者 × /093

第三章 循序渐进 /101

第四章 非礼勿视 /106

第五章 非礼勿动 /116

第六章 非礼勿言 /125

第七章 网约劫杀 /133

第八章 失踪又现 /138

第九章 死亡又现 /145

第十章 虐与施虐 /151

尾声 /158

第三卷 白夜人生/161

楔子 /161

第一章 寻找交集 /164

第二章 疯狂挑衅 /169

第三章 如影随形 /175

第四章 网络狂人 /181

第五章 车祸事件 /189

第六章 殊途同归 /197

尾声 /203

第四卷 秋时别离/205

楔子一 /205

楔子二 /207

第一章 人皮密码 /208

第二章 神秘数字 /214

第三章 百里追凶 /220

第四章 冰柜藏尸 /224

第五章 直播死亡 /231

第六章 破解密码 /238

第七章 饭店遗尸 /243

第八章 秋夜死别 /250

尾声 /261



我们这一代人终将感到悔恨，不仅因为坏人可憎的言行，更因为好人可怕的沉默。

——马丁·路德·金

◎楔子

愚人节的夜晚，老天爷兴风作浪。

黑云罩顶，雷声轰鸣，闪电劈空而出耀着诡艳的光束，怒号的狂风卷着滂沱急雨铺天盖地砸落下来，夜幕下的城市犹如漂浮在大海上的一叶孤舟，黯然无助任凭大自然无情地蹂躏。

一夜猛烈的狂风骤雨过后，清晨里的城市被一层薄薄的雾气

笼罩着，空气分外闷浊。街道上遍布落叶和垃圾，街边的广告牌和公交车站牌大多被风刮得支离破碎，行道树成排成排地歪斜着，有的甚至被连根拔起，横隔在马路中央；积水洼地随处可见，地势低的路段积水已经没到汽车的玻璃窗上，整个城市满目疮痍，一片狼藉。

全方位抢险和救援工作迅速地展开。在城市北部的一处植物园内，园林工人们天没亮就紧急集结，投入到抗灾任务中。所有人争分夺秒、全力以赴，争取把损失降到最低，以尽快恢复园林的正常运转。

该植物园系围山而建，山上山下培育着相当多的珍稀绿植，此次特大风灾造成植物大面积倒伏和折断，整个园林都被断枝残树铺满，繁乱拥堵。工人们步履蹒跚，只能一边清理，一边进行植活，任务十分艰巨。

到了下午3点多的时候，几名工人清理到一个小山坡路段，发现有一棵碗口粗细的高树歪斜在路边，便着手将之扶正。为留出足够的扶正空间，其中两名工人拿着铁锹在原来树坑的基础上开始反向扩大挖掘。因为下了雨，泥土松软，倒也不费力。只是挖了几铲子，其中一名年龄大的工人，突然觉得铁锹好像被石头卡住似的，便稍用了下力，于是一个白花花的东西随着泥土翻滚出来。

一瞬间，老工人“嗷”地叫了一嗓子，随即丢下铁锹转身跑开了。剩下的几名工人，一脸莫名其妙地愣在原地，但等他们看清楚地上的东西是何物时，便也撒丫子追着老工人向山下跑去。

只留下一颗白白的双目空洞的人类头骨，孤零零地枕在土坡上。

◎第一章 地上地下

刑侦侦查总局，重案支援部。

顾菲菲带着杜英雄和艾小美走进会议室时，看到里面除了坐着老领导吴国庆外，还有一张他们非常熟悉的面孔——叶曦。

待众人坐定，吴国庆冲坐在身边的叶曦扬了扬手，说道：“这位是原古都市刑警支队支队长叶曦，在座的几位和叶队都合作过，彼此都不陌生，我就不多介绍了。至于今天把你们召集到一起，是要代表总局宣布两个任命：首先，叶曦同志自即日起正式调入咱们支援部，接任顾菲菲同志原来的职务，担任你们小组的组长；顾菲菲同志则调至总局物证鉴定中心法医病理损伤鉴定处，担任副处长。当然，我要特别说明一点，目前的工作调动完全是局领导出于优化组合的考虑，大家不要多想。而且我和鉴定中心那边沟通过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顾菲菲同志工作也有空当，她仍然会参与咱们小组的支援办案。”

吴国庆话音落下，会议室里响起一阵掌声，留着一头齐肩直发、穿着灰色格纹休闲西装和蓝色牛仔裤的叶曦，随之落落大方地站起身，向众人点头致意。目光触碰到顾菲菲时，她嘴角的笑意更浓了，还轻轻地眨了下眼睛，显得尤为亲切。

事实上，顾菲菲对叶曦的到来并不意外，而且眼前的这一幕，正是她极力促成的。由于总局物证鉴定中心人员方面出现变动，急需一位工作能力全面、出众，且经验丰富的法医补充办案力量，所以一直觉得在顾菲菲的任用上有些

大材小用的总局领导，便把目光放到了她的身上。经过一系列的沟通和思想工作，不仅是顾菲菲本人，还包括不舍放手的吴国庆，总局领导都相继多次找他们谈话。最终，出于尊重顾菲菲本人意愿，也考虑到新岗位会让顾菲菲的前途更加广阔，吴国庆只能忍痛割爱。

至于支援小组新组长的人选，吴国庆特意征询了顾菲菲的意见，顾菲菲第一时间想起叶曦，并将她推荐给吴国庆。随后，经过一系列综合评定，吴国庆亲自办好叶曦的征调手续，才有了今天的见面会。

叶曦简短的亮相仪式之后，吴国庆接着便开始布置新的支援任务。

案情简报：2017年4月1日，一场特大风灾席卷了东苏省江平市。次日下午3时许，江平市北部一座植物园内，工人们在扶植歪斜的树木时，意外挖出一颗人类头骨，随即园方紧急报警。

警方到达现场后，组织人力深入挖掘，试图搜寻尸骨的其他残骸。未料，在大致10平方米的范围内，竟然陆续挖掘出3具人体尸骨。经法医初步鉴定：死者皆为成年男性，尸骨上皆留有锐器创痕，谋杀迹征明显。

会议最后，吴国庆指示：由于时下江平市社会氛围比较敏感，风灾不仅打乱了城市正常的生活秩序，更造成多起意外伤亡事故和人员失踪，老百姓心里恐怕再也经不起骇人听闻的事件。为了不引起社会成员大范围恐慌和动荡，从稳定社会治安大局工作出发，总局对支援小组本次的办案要求是四个字——低调、迅速！

另外，叶曦虽然在古都市工作多年，但她本身是江平市人，现阶段江平警力尤为吃紧，支援小组里有个熟门熟路的人，也省去地方同人的一些麻烦。

北方，初春的4月。

荒草间绿意隐现，花丛中亦泛出点点晕红，街边的树木不再是光秃秃的，而是萌发出一个个新鲜的嫩芽，仿佛一切都充满希冀。只是微微的春风中还带

着几分凉意，衣服穿多了燥，穿少了冷，气温不尴不尬，一如此时坐在出租车上正赶往机场的韩印的心境。

顾菲菲是在正式向吴国庆推荐叶曦担任支援小组新组长后，才跟韩印交代了职务变动情况。于公来说，韩印当然相信以叶曦丰富的办案经验和组织能力，是完全能够胜任这个岗位的；于私来说，由于多次邀请韩印合作办案，导致叶曦和局领导之间产生一定的分歧和隔阂，因此逐步被边缘化，为此韩印心里很过意不去，一直想找个机会帮她脱离窘境，如果她真能调到总局支援部，也算不了韩印的一桩牵挂。

当然，他并未想到这么快便要与顾菲菲和叶曦一同办案。尽管他不愿承认，但其实很多时候，他都会不由自主地关切叶曦的生活，以至于对于他和叶曦之间的情感，他心里也是模糊不定的，所以此时的韩印，心绪陷入少有的纠结和烦乱，甚至有一点点胆怯。对于自己的专业能力，他从来都是信心百倍，也总能让他预见案件的真相，但对于情感归宿，他似乎很难看清结局。

江平市。

各路人马会合，一番寒暄，随之又兵分三路：顾菲菲和艾小美前往法医科了解尸骨鉴定信息，杜英雄随专案组侦查员排查嫌疑对象，韩印和叶曦随江平市刑警支队支队长，也是侦办本次案件的专案组组长齐兵，前往埋尸现场实地勘查。

江平市植物园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，最初园林倚靠一座名为“成山”的山峦而建，后来二期扩建又圈进一座“南山”，一度更名为“南成山公园”。但不久之后，因市政园林事业的总体规划，又改回原来的“植物园”命名。

掩埋尸骨现场系在二期扩建后才圈进植物园的南山上。紧靠着一条绕山路，路旁分布着几株瘦高的树，当中一棵被绳子和木方固定的高树旁，拦着一圈黄白相间的警戒线。警戒线内有三个两尺多深的土坑，其中两个坑是横向并排排列的，剩下一个土坑则布在前两个土坑右上方的中间位置。

韩印和叶曦在尸坑边观察一阵，又望了望四下的环境，须臾，韩印向齐兵问道：“这园林是全天候开放吗？”

“不，只从早上 6 点到傍晚 6 点。”齐兵应道，跟着又补充说，“园区四周的围挡很高，凶手若是带着尸体翻进来有一定困难。”

“也就是说风险很大，而且是连续性的埋尸，凶手为什么会这么执着？”韩印推了下鼻梁上的镜框，若有所思地说。

“也许凶手自认为对这里非常熟悉，是他的心理舒适区？”叶曦试着说。

“我们也这样认为，目前正在有序排查园区工作人员和他们的社会关系。”齐兵接下话道。

“对了，我印象里这南山是 2011 年之后才并入植物园的吧？”叶曦微微仰了下头，对齐兵说，“如果凶手是在那之前埋的尸，很可能与园林内部工作人员就没什么关系了。”

“精确点说是 2011 年 8 月初开始施工，年尾正式并入，你怎么……”齐兵愣了下，使劲拍了下额头，“你看我这脑袋，忘了小叶是咱江平人，自然知道植物园的情况啊！”齐兵是老资格刑警队长，虽然没叶曦级别高，但年纪放在那儿，再加上又是老乡，所以称呼起叶曦来也没见外：“你爸妈还在这边住吗？”

“我一直在古都工作，爸妈退休后也都跟着过去了，在那边安了家，有三四年没回来过。说实话我对这南山还真有点印象，小时候学校组织爬山总来，不过我记忆中这里都是土路，现在的青石路应该是后来修建的吧？”叶曦伸手拍了拍身边的一棵树，感叹道，“还有这些树，也不算粗，看起来也是近几年才种的。如果真是 2011 年之前埋的尸，那修路加上植树总会挖挖铲铲的，竟然都未挖到尸骨，凶手运气未免太好了！”

“不，这些都是楠树，本来就是生长极慢的树种，别看现在只有碗口粗细，那也得有个三四十年的光景才能长成这样。”齐兵笑着解释道。

“原来如此，幸亏没当着外人说，不然太丢脸了。”叶曦也干笑两声说。

叶曦和齐兵说话间，韩印正蹲着身子凑近一个尸坑仔细观察着。他看了看尸坑的四壁，又伸手捏了捏里面的土，愣了会儿神才站起身来。他好像得到什么启示，快步走到林边的绕山路上，俯瞰向三个尸坑，旋即打破沉默道：“你们觉不觉得这几个尸坑挖掘得好像是有讲究的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顾菲菲走过来，顺着韩印视线望着，不明就里。

“你们看，从咱这绕山路的角度正向纵观，三个尸坑的分布是一个在上两个在下，像不像一个字？”韩印道。

“是吗？”齐兵也走到两人身边后，远远地观察着，“经你这么说，三个尸坑看起来有点像三个扁扁的‘口’字。”

“这应该是勘查挖掘造成的吧？”叶曦犹疑着说，“原先凶手挖的尸坑未必这么规矩。”

“不，我刚刚仔细看过，尸坑四壁的土有色差，”韩印解释道，“上深下浅，浅色的部分应该是凶手原先挖掘的部分，就已经很方正了。”

“那这三个尸坑形成的是一个‘品’字？”齐兵试着问。

“三个口字形的坑加一具尸体，应该是三个‘日’字的叠加，会不会是一个‘晶’字？”叶曦凝着神说，“是凶手故意为之，还是咱们的解读有些夸张？”

“不知道，也许是我瞎想，先记着有这么个细节吧。”韩印耸耸肩道。

法医科，解剖室。

三具尸骨并排摆放在三张解剖床上，全身软组织、内脏已完全液化消失，除了被老工人铲断的那具，其余两具头骨和躯干都是连着的，骨骼基本完整。

主检法医是个微胖的女子，年纪不大，也就三十出头的样子，自我介绍姓李，眼睛红红的，头发稍有些凌乱，看起来这段时间也是通宵达旦地工作。

顾菲菲和艾小美简单与她打声招呼，便进入正题。李法医介绍道：“三名受害者颅骨前额均呈弧线状，骨盆高而狭窄，耻骨角度相对狭小，男性特征明

显；上额磨牙损耗度均大约在一级，套用公式计算之后，以及观察耻骨联合面北侧已经形成高嵴，出现骨化结节连接的特征，可见受害者年龄应该很接近，大致在22岁到24岁之间；测量尸骨长度，再以填充5厘米的软组织厚度综合计算，受害者大致身高分别为1.81米、1.72米、1.78米；至于死亡原因，未见外力导致的机械性窒息、颅脑损伤等迹象，而在受害者多处骨骼部位发现明显的刺创痕迹，推测受害者均系遭锐器刺死的；由于尸体均已白骨化，相关外部因素也比较复杂，受害者具体的死亡时间比较难以判断。”

或许知道顾菲菲是行家，李法医汇报得格外细致，顾菲菲耐着性子听完，然后问道：“毒化检测有发现吗？”

“只在骨骼中检测到少量的砷成分，没有其余的发现。”李法医紧跟着解释，“为谨慎起见，我们提取尸坑中的泥土进行过检测，证明是土壤中含有的砷质渗入到尸骨中的。”

“除了常规的鉴定信息，还有没有进一步的线索？”顾菲菲又问。

“尸骨上未有约束痕迹，出土的时候衣物都还在骨骼上，只不过基本都烂掉了，手机和钱包都未找到，现场未发现任何能证实受害者身份的相关线索。”李法医回应说。

顾菲菲点点头，把视线投向解剖床，看起来她还是要亲自对尸骨做一番检验。李法医也很有眼力见儿，殷勤地把一副无菌手套和一支放大镜递到她手上。

从左至右，暂且用1号、2号、3号，来命名无名尸骨。顾菲菲在1号尸骨前驻留一阵，从头到脚细致地观察着，似乎一再确认尸骨上并未有什么值得深入追查的，才把身子挪到2号尸骨前。仍旧从头骨开始观察，但这一次她的视线很快定住了，紧跟着手上比画了个夹东西的动作，心领神会的李法医赶紧从工具箱中取出一把弯头镊子递到她手中。随即，顾菲菲将镊子相继伸进2号尸骨头骨上的两个眼窝中，竟接连夹出几块微小的有些泛白的布片，放到李法

医举过来的玻璃碟中。

三个人同时把视线凑近李法医手上的玻璃碟，片刻之后，李法医先开口说：“这应该就是普通的布。”

顾菲菲“嗯”了一声，直起身子，把镊子伸到2号尸骨的口腔部位，撬开微闭的牙齿，来回打量一阵，然后迅速走到3号尸骨前。同样，也从头骨的眼窝部位夹出几块碎布片。

“眼窝中有碎布片，说明这两名受害者曾经被布条蒙过眼睛，但嘴里却没有……”顾菲菲用手指点着2号和3号尸骨，思索着说。

“噢，我明白了。”艾小美眉头一挑，抢着说道，“受害者没有遭到捆绑，嘴巴也没有被封住，单单只被布条蒙住双眼，说明当时受害者毫无抗争之力或者已经死亡，那么布条蒙眼便是凶手杀人之后附加的犯罪标记性动作。”

“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？”李法医问。

“凶手或许具有一定的变态心理。”顾菲菲声音沉沉地说。

与此同时，杜英雄随专案组侦查员敲开了一名植物园退休工人的家门。

进得老工人客厅，刚一坐定，未等侦查员问话，老人便着急忙慌抢着说：“园里的事我听说了，我有一个侄子失踪七八年了，会不会跟南山上挖出的尸骨有关？”

“您侄子失踪时多大年纪？”

“20多岁。”

“他叫什么？”

“孙阳。”

◎第二章 初步分析

次日上午，支援小组和专案组开了个碰头会，就目前掌握的案件信息做一次初步的梳理和分析。

法证鉴定信息对查找无名尸源和身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，顾菲菲结合着投影仪播放的相关存证照片，首先发言：“三名受害者均系男性，从尸骨特征上推测，年龄大致相近，在 22 岁到 24 岁之间。不过由于每个人的机体骨骼发育不同，实际可能会存在 1 到 2 岁的误差，所以我建议把尸源查找的年龄范围圈定在 20 岁到 25 岁之间。”

“三名受害者尸骨上均留有不同程度的刺创，具体分布是这样的：1 号受害者，刺创出现在其尸骨第 9 节胸椎外侧，以及第 4 节腰椎外侧部位；2 号受害者，刺创出现在其尸骨左侧第 7 节肋骨外侧，以及腰椎第 10 节内侧部位；3 号受害者，刺创部位则分别出现在左侧第 6 节肋骨与胸骨的结合部位，第 12 节胸椎内侧，以及锁骨部位。综上所述：推测受害者均系被锐器刺死的，而且比对创痕显示，锐器种类相似，很可能来自同一把。当然，骨骼上的刺创，只是凶器刺穿受害者身体与骨骼接触造成的，实际的刺杀次数肯定要更多。”

“至于死亡时间，我想大家一定尤为关注，我和李法医也深入讨论过。理论上尸体埋于土中 2 至 3 年会出现完全白骨化，不过山上水汽大，土地常年湿润，再加上各种昆虫噬咬，估计白骨化的时间还可以更早。所以单单从尸骨衍变特征上判断，只能说受害者至少已经死亡两年，但综合案发现场的实际情